



柬埔寨王国軍
代表团訪問我

几十年的历程

天津通俗出版社

荒 草 中 的 黑 影

本 社 編

天 津 通 俗 出 版 社

目 錄

“藍凡”與“黃雪硯”	朱其華 (1)
乾汽管爲嘛爆裂	劉錫穎 (7)
荒草中的黑影	李 暖 (11)
“朱閻王”落入人民法網	(14)
一個奇怪的“區人民代表”	張樹安 (17)
逃不出人民的法網	干 之 (19)
“工會幹部”	張保忠 (22)
“賣魚小販”	李牧歌 (25)
炕洞裏的祕密	夏 凱 (28)
在人民銳利的眼光下	周 抗 (31)
一張熟悉的面孔	許慈文 (36)
夜半叩門聲	劉錫穎 (39)

“藍凡”與“黃雪硯”

兩個女人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午，列車噴着濃烟準時駛進了天津站。在下車的旅客中，有兩個女人帶着一個小孩隨着潮水般的人流走出車站。其中有個三十來歲的女人從頭到腳都是港式的穿戴。

大約二十分鐘以後，兩輛三輪車在五區西寧道十二號的門前停下來。付過車錢以後，兩個女人和一個小孩走進了這家的院子。在院子裏迎接她們的是兩個老婦人。

那個三十來歲的女人，一進門就趕上去叫道：“哎呀！娘怎麼這樣瘦呀，二姨也這麼老了！”

“你們姐倆回來了，快上屋裏去吧！”被稱為娘的老婦人說道。

“學顏，你去接你姐姐，怎麼去了這麼多日子？”被稱為二姨的老婦人向年歲較輕的女人問道。

“二姐從香港到廣州以後，我們又在廣州呆了兩天。”那個年歲較輕的女人一邊說着，一邊同別人走進屋裏去。

新的居民

戶籍民警耐心地傾聽着一個女性新居民的自我介紹。

“我叫王學瑜，也叫王竹影。在香港我實在呆不下去了，生活沒有辦法啊！我男人遺棄了我，我自己在那裏又找不到職業，

所以就回到祖國來了。我想在家裏侍奉母親，有機會再找個對象……”王學瑜滔滔不絕地敘述着。

“你丈夫甚麼時候遺棄你的？”戶籍民警問。

“哦，我和他離婚了，你看……”說着，王學瑜從衣袋裏拿出來一張白紙遞給戶籍民警。

戶籍民警接過來一看，原來是份離婚字據，上面寫着：“立離婚人郭茂林王學瑜茲因意見不合，經雙方同意自即日起脫離夫妻關係，其子耿松由王學瑜負責教養，此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恐口無憑，特立此據。”

戶籍民警看過後把字據還給了王學瑜。

公安五分局三槐里派出所的戶口簿上從此增加了兩個新的居民：王學瑜和她的兒子小乖（即耿松）。

結 識 男 友

沒有職業的王學瑜天天總是匆忙的。她整天如飢似渴地到處去結識男朋友。

在一天黃昏，她冒着霏霏的細雨又跑到公用電話處打了一次電話，約她妹妹的一個同事——工程師駱長松第二天到她家來玩。

轉天傍晚，工程師渾圓而臃腫的矮胖的身軀在王學瑜的臥室裏出現了。這是他們的第十幾次會面。自從和工程師第一次會面的那天起，王學瑜便把工程師親暱地稱爲“大哥”。開始時，工程師還有些不好意思，但慢慢地也就習慣了。而王學瑜的模樣、身材、面龐、動作，和她那說話的姿態，也隨着對工程師有了越來越強的吸引力。因此只要一有空，工程師就一定要到西寧道十二號來走走。最初，他們的會面都是在王學瑜母親的房裏，後

來就慢慢地移到了王學瑜的臥室：最初他們談話的內容僅限於一般家常話，慢慢地就無話不談了。從國家大事一直到工程師的工作、生活，都成了他們談話的內容。

這天，天氣雖然還不算熱，但王學瑜却穿着小坎肩來接待工程師。

“來，你給我們算算房租的賬吧，我們家出租一二百間房子，這個賬我是算不來的。”王學瑜用命令的口吻要求工程師，工程師沒有拒絕。

工程師直到感覺背痠難忍的時候，才把房租的賬算完。但這時已經是深夜十二點鐘了。王學瑜挽留工程師住下。早已陷於一種迷糊狀態中的工程師也沒有拒絕。

工程師的臨時床舖放在王學瑜的臥室裏……

第二天早晨起來的時候，王學瑜問工程師：“我託你找對象的事怎麼樣了，你光答應不辦，我可不依！”

“你再說說你的條件。”

“我的條件很簡單，要地位高賺錢多的，人最好是細長的身材……甚麼工程師、醫生、幹部都行。”

有 空 就 鑽

當霓虹燈光開始在空中閃爍的時候，王學瑜和工程師又在和平路上的公共汽車“和平站”附近出現了。

工程師爲了換取王學瑜對自己的信任，把他所了解的重要國家機密都毫無保留地供給了王學瑜，他們之間的友誼也就在此基礎上一步一步地發展起來。

他們這次會面也是事先約好的。工程師、王學瑜，還有王學顏三個人說好晚上一起在天津大飯店第三分店用晚餐。

時間過去了半個小時，王學顏的影子仍然不見。工程師等得不耐煩了，嘟嘟囔囔地抱怨起來。

正在他們百無聊賴的時候，一個男子向他們走來。

“學瑜，我們公司的總工程師來了！”工程師小聲地說。

無精打采的王學瑜聽到後，精神馬上抖擻起來了。

“來，我給你們介紹一下，這是我們公司的總工程師，這是我的親戚王學瑜。”

被介紹的兩個人緊緊地握了握手。

總工程師走過去後，工程師開始眉飛色舞地向王學瑜誇獎起他們的總工程師來：“要說我們的總工程師，那在天津市可太有名了。你知道，×××大樓就是他負責設計的。現在全市的建築設計都由他負責。他家裏可是有錢，住的房子也真漂亮，爲喝牛奶，他自己養着一頭奶牛……這老頭就是脾氣有點古怪，有二十來年沒有和他的太太同居，聽說最近離婚手續快辦妥了。”

“那你給我介紹一下吧！”王學瑜毫不掩飾自己對總工程師的興趣。

“他可五十多了，你不嫌他年歲大嗎？”

“年歲大有甚麼關係，我喜歡人家那個紳士派頭！”

“好，我將來給你介紹一下。”

“可要快啊！”

……。

在公園裏，在飯館裏，在幹部俱樂部和青年宮裏，在繁華的商場裏和五區馬路的林蔭道上，王學瑜出現的越來越頻繁了。陪着她的有時是一個男子，有時是兩個甚至三個、四個男子。這些男子中，有幹部、醫生，也有工程師和教員。

王學瑜的觸角由醫院伸展到學校，由學校又伸展到機關。她

出現在哪裏，哪裏就有些男子包圍着她，向她討好、獻殷勤、求婚，她就以自己特有的狡黠把這些人弄得顛三倒四，恍恍惚惚。

揭 開 來 看

王學瑜氣勢兇兇地站在審訊員的面前。

“我是家庭婦女，我犯了甚麼罪，你們爲甚麼逮捕我？”不等審訊員開口，王學瑜就先問起審訊員來。

審訊員沒有回答她的問題，却從桌子上拿起了一張照片給她看了看：“認識這個男子吧！你和他是甚麼關係？”

一見這張照片，王學瑜的神情馬上起了一種極爲顯著的變化，臉上立刻顯露出沮喪恐懼的神色。

在另一次預審中。

“王學瑜，你講講你在天津都進行了甚麼特務活動？”審訊員問。

“我的活動還未展開就被捕了。在這以前，我只寫過兩封信給香港……”王學瑜喃喃地低聲說。

“在這兩封信裏，你向香港的國民黨特務機關彙報了甚麼？”

“我只告訴他們我的朋友藍凡與黃雪硯……”說到這裏，王學瑜馬上把下面的話咽住了。

“說下去。”審訊員命令道。

“……在第一封信裏，我告訴香港的朋友說：‘藍凡先生與黃雪硯女士不和，無法勸解。’在第二封信裏，我告訴香港的朋友說：‘藍凡先生與黃雪硯女士和好了，我在津聯絡了一部分人，其中還有個駱工程師，將來都是可用之人……’”

“藍凡與黃雪硯是你的甚麼朋友，你們從甚麼時候認識的，

他們是幹甚麼的，住在哪裏？”審訊員向王學瑜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

“……。”

詞窮計絀的王學瑜，只得承認實際上她並沒有這樣兩個朋友，“藍凡”與“黃雪硯”是她所用的兩種密寫藥“藍礬”、“黃血鹽”的代名，她所謂“藍凡先生與黃雪硯女士”的“不和”或“和好”，都是指的她天津進行特務活動的情況。“不和”就是有困難“和好”就是進行得比較順利。

x

x

x

在鐵證如山的情況下，王學瑜最後終於被迫供認了自己的真面目。

“國民黨特務機關給你的任務是甚麼？”審訊員問。

“回大陸後相機嫁給共方高級人員，然後以天津為立足點，逐漸向北京、唐山、大沽等地擴展，搜集軍事、政治、經濟情報。”

“給你的化名是甚麼？”

“劉金華。”

“你們怎麼聯系？”

“由他們派專人來與我聯系。”

“你與郭茂林假離婚的目的是甚麼？”

“郭茂林在天津當過漢奸，我怕因此政府找我的麻煩。”

x

x

x

審訊科科長聽了審訊員的彙報以後，意味深長地向審訊員指出：“這是敵人準備埋在我們腳下的一顆炸彈。但這不是一顆普通的炸彈，而是一顆粉紅色的炸彈，所以很多在政治上患了色盲症的人上了它的當。在它爆炸之前發覺了它，這是我們的一個重大勝利。”

（朱其華）

乾 汽 管 爲 嘛 爆 裂

乾 汽 管 爆 裂 了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九日夜裏十一點多鐘，天津第一發電廠鍋爐車間上晚班的工人們，正進行着接班前的檢查工作。司爐楊金海仔細地檢查了鍋爐的每一部重要裝置以後，覺得鍋爐各部運轉得都很正常；最後，又檢查了一號爐的主體。從“聽筒”裏聽到爐膛裏面正常的“呼，呼”響聲，但留神聽，“呼，呼”聲中還夾雜着一種細微的“哧，哧……”的響聲。顯然，這是乾汽管漏汽的聲音！乾汽管爆裂了！楊金海飛也似地跑去報告班長。班長王連海大吃一驚，馬上就跟前一班班長趙學賢來到一號爐主體跟前，用“聽筒”一聽，果然是乾汽管爆裂了！

“這個鍋爐剛大修一個多月，又新改裝的‘汽水分離器’，怎麼會造成乾汽管爆裂呢？”王連海納悶地說。

經京津、唐電力網中央調度所批准，天快亮時，一號爐停火了。

检查工作開始了。工人們打開一號爐的汽包，把漏汽的乾汽管截下來，一看，管子裏面結了一層厚厚的水垢。大夥對這次事故都挺懷疑：按照蘇聯專家建議改裝的“汽水分離器”，不會有水分跑到乾汽管裏，可爲嘛乾汽管却又受水分的腐蝕而爆裂呢？

這次事故的發生，使這廠發電量減少了三十多萬度。

錯誤在哪裏

一號爐是這廠的主力爐。自解放以來，這個爐經過不斷改進，達到了銘牌出力，鍋爐達到了滿負荷。但這個爐由於在某些設備上有些毛病，乾汽管經常生垢。

一九五四年第二季，這廠要大修一號爐。事先，行政領導上兩次派鍋爐檢修工程師張自存去中央燃料工業部電業管理局請示蘇聯專家。

蘇聯鍋爐專家針對乾汽管生垢的問題，提出了改裝“汽水分離器”的建議。

當時，張自存就問蘇聯專家：“您的建議是不是‘水洗汽’（汽水混合的意思）？”

蘇聯專家解釋說：“不是‘水洗汽’。改裝‘汽水分離器’，把三棵來水管平射在水面上，是防止汽水混合的，這樣可以保證乾汽管不生垢，這也是向蒸汽泡沫作鬥爭的有效方法。”

張自存記錄了蘇聯專家的建議。回廠後，把改裝“汽水分離器”的圖紙設計好，就交給修配車間施工。

修配車間班長孫振棠看了圖紙以後，發現設計上有毛病，他馬上把圖紙交給車間老師傅討論，大夥一致認為設計上是錯誤的。原來汽包的來水管是由水底下上水，而現在改為三棵來水管由水上面上水，只一棵管子平射水面；而且其中有一棵管子的噴口向上正射在“汽水分離器”的隔板上。這樣，濺起來的水花，就會被蒸汽帶到乾汽管裏去，使乾汽管因受腐蝕而可能爆裂。

班長孫振棠根據大家的意見，拿着圖紙就找張自存去了。

“這個設計有毛病，管子的噴口不應當射在隔板上，你根據哪設計的？”孫振棠問張自存。

“這是蘇聯專家的建議呀！這叫‘水洗汽’！”張自存理直氣壯地說。

“你的設計給專家看了沒有？”

“當然給專家看了！”

孫振棠當時想：專家的建議還會有錯誤嗎！再說，圖紙又經專家審查過了，於是就按照張自存的設計圖改裝了“汽水分離器”。

專家的鑑定

爲了迅速弄清問題的真相，在發生事故的轉天，行政領導上，就派這廠鍋爐分廠副主任劉景洲拿着改裝一號爐“汽水分離器”的圖紙和爆裂的管子，去北京請蘇聯專家審查一下，看看圖紙與專家的建議是否一致，同時，再找找乾汽管爆裂的原因。

蘇聯專家從劉景洲手裏接過圖紙一看，說：“不對！這正跟我的建議相反！”蘇聯專家覺得這件事情根本不應該發生。明明解釋得很清楚，當時張自存也表示聽明白了，爲什麼却讓水射在“汽水分離器”的隔板上呢？而且設計以後，爲什麼圖紙也不經過蘇聯專家審查呢？

在發生事故的第二天，這廠行政領導和公安保衛人員共同在技術設計檔案袋裏，查獲了幾頁記錄，上面詳細地記錄着蘇聯鍋爐專家對改裝一號爐“汽水分離器”的建議。這是張自存兩次去北京請示專家時記的。對證的結果，證實一號爐改裝的“汽水分離器”跟專家的建議不一致，是違背專家建議的。

原來如此

確鑿的證據都掌握在保衛部門的手裏了。可是張自存還是百般抵賴，說：“圖紙是按專家建議設計的”，“圖紙專家看過了”。

最後，他實在抵賴不過去了，就說：“專家建議的時候，我沒作記錄……”但是記錄早就被人們發現了。人們掌握了確鑿的證據，當然不能聽他信口胡說。

原來張自存這個人，在解放前，曾任偽華北電業公司天津發電廠技術員，一貫勾結工頭壓迫剝削工人；解放後，騙得了領導的信任，被提升為鍋爐檢修工程師。自解放以來，他就利用職權不斷製造事故，給國家造成了嚴重的損失。這廠一號爐乾汽管常因堵墊漏汽造成停爐事故。一九五四年第二季度大修一號爐時，廠長決定把一號爐乾汽管堵墊全部更換為“卡鉗牌”的（這種堵墊質量高）。當時，張自存負檢修工程的職責；他事先不向工人把任務交代清楚，使工人在施工中錯安了“克林克牌”的（這種堵墊質量較低）。張自存在負責那次大修驗收任務時，等到大修結束，就簽好了“合格”驗收票。大修結束時，他也不到現場驗收，因而，大修後的第四天，一號爐乾汽管堵墊因漏汽造成停爐。在重新更換“卡鉗牌”堵墊後，張自存在打泵時又發現有八個地方因堵口不平而漏汽，可是他不但不加以整修，却命令工人繼續增加緊力，使堵墊被擠得更加不平，運行了不幾天，有兩個堵墊就被乾汽吹毀，又被迫停了爐。這兩次事故，就使這廠發電量共減少了十萬零五千度。自解放以來，僅重大事故，他就製造了五起。

現在，這個披着技術人員外衣，一貫進行技術破壞的反革命分子，終於被政府依法逮捕歸案了。

（劉錫銀）

荒草中的黑影

五月裏的一天傍晚，在寧靜的天津鋼廠總庫外，一個身材高大的黑影一閃便鑽進了長滿荒草的廢鋼堆。隨着一陣輕微的鋼鐵碰撞聲，那個黑影向四外張望了一下，就蹣手蹣腳地又鑽了出來，整了整衣襟，挺直了腰板，用力拽了拽搭在肩上的揹包，一溜烟就消失在蒼茫的暮色中……

黑影是誰？原來是天津鋼廠總庫的警衛員于欣然。于欣然從解放後一時一刻也沒忘記當年當過的偽保長、警長、偽軍排長以及蔣匪天津縣自衛隊區聯防指揮所少校主任等職位，也沒忘記那時花天酒地的淫樂生活和當年挎着盒子槍，穿着呢軍服踐踏人民的“威風”。解放後他混進了鋼廠，他看見一車車的鋼材送往全國各地，聽見工人們唱着幸福、愉快的歌，就咬牙切齒。

“怎麼辦呢？”于欣然常常盤算他自己的“出路”，盤算怎樣向人民進攻。

于欣然常在總庫裏亂轉，兩隻眼不停地東瞧西看。有一次，于欣然看見一堆堆的鋼料堆中放着許多完整的軸承。他想：軸承是多麼重要的“寶貝”呀！我把它偷出去變了錢，先享受享受；你們要建設，你們要出鋼，沒有它，機器就甯想轉！想到這裏，他幾乎要狂笑起來。當時，他用眼向四外掃了一下，一看沒人，一彎腰就揀了幾個揣在懷裏，接着又把盜竊的軸承帶到廠外無人注意長滿荒草的廢鋼堆中去，等到夜間運走。

×

×

×

晚上，衣着闊綽、油頭粉面的于欣然來到了東門裏他的姘婦

——他的姪媳婦邢芷萍和她丈夫開設的景豐泰服裝店。

打扮妖嬈的邢芷萍蓬鬆着髮髮，一面殷勤地把熱氣騰騰的水餃夾在在于欣然的碗裏，一面賤聲賤氣地向他說：“今天捐來的還是珠子嗎？”

“噫，”于欣然瞥了她一眼，快活地說，“當然囉，不過，不光有珠子，一個新發現，還有縫紉機呢！”

“縫紉機！”坐在一旁半天沒說話的服裝店掌櫃于少棠一嘴插過來，“有機器太好啦，我這兒正缺呢！”

“可留神哪！”女人說，“你這些玩藝兒可是來路不明啊！”

“沒關係，這都是廢料，不拿白不拿，拿出來也不會有人認識！”于欣然說着又滿滿地給自己斟上一杯酒，一仰脖灌進肚去。

“少棠，”于欣然醉薰薰地伸了伸懶腰，看了看銀光閃閃的手錶，向于少棠說，“那一筆賣妥了吧，該付款了。”

“噫，先拿一百（元）吧！”

就是利用了這種手法，于欣然盜竊了國家的軸承三百零二個、包縫機頭三台、縫紉機頭兩台，還有直流電動機以及儀表等等東西。

這些“黑貨”怎樣賣出去呢？于欣然把贓物寄存在他的本家于宗久、老相識時秉均家裏，通過他兒子于金羣、姪子于少棠、本家于樹庚以“居民舊存貨”為名變賣出去。利慾薰心的不法商人李炳炎、李國華見到這“肥肉”，就廉價收買過來。這羣盜賊因此交往密切起來，送禮，請客，送“好處”，置家當，享樂起來。

“好景”不長，正在于欣然這種“神不知鬼不覺”的勾當進行得火熱的時候，于欣然被調到子弟小學當教員了。雖然他可以託詞能到總庫鋼料堆中去，但終究不方便了。

×

×

×

一天夜晚，在南市的月中桂飯館裏，于欣然和天津鋼廠警衛員張景言緊坐在一起，一邊喝着酒，一邊壓低了嗓門交談着。

“我看你也挺喜歡摩托車呢？”于欣然臉上閃着微笑，用探求的口氣問。

“喜歡是喜歡，”張景言苦着臉回答，“可就是沒錢買呢！”

“打算買不？……打算買咱有辦法。”兩人的頭幾乎碰在一起，于欣然用蚊子般的聲音說，“你在總庫，順手往外‘對付’點珠子，那玩藝值錢，有上幾回就夠了。你往外弄，我可以銷出去！”

“那還不好辦嗎，”張景言止不住提高了嗓門。沉了沉，忽然又低下頭來說：“要是有個……”

“那沒關係，反正都是國家的東西，不會有人發覺。如果出了意外，咱們互相担保，誰也不‘咬’誰！”

“乾一杯吧！”兩人狂喜地舉起杯來。

× × ×

寂靜的晚九點，還是在總庫外邊，于欣然的高大身影一晃一晃地走過來。緊跟着，荒草叢中張景言也爬出來。

“順利嗎？”

“順利。”兩人低聲嘀咕了一陣，鬼鬼祟祟地溜開了。

果然，日子不久，于欣然和張景言都騎上了摩托車。

× × ×

正在這個盜竊集團——盜竊犯、收贓犯、窩贓犯美夢正酣，拿着國家資財任意揮霍淫樂的時候，公安人員出現了。像垃圾一樣，他們被裝進了車……

（李 駿）

“朱閻王”落入人民法網

“繪圖員”來了以後

一九五三年初，有一個青年人拿着楊柳青鎮工會的介紹信，到天津市勞動局去登記，要求找職業。在他的履歷表上寫着：朱瑞淳，男，二十八歲，天津市人，家住二區城內河營前九號，原天津市中日中學高中畢業，擅長繪圖。同年五月十四日，勞動局便把他介紹到天津市第二發電廠在技術股當了繪圖員。

這個年輕的繪圖員進廠以後，工作表現非常“積極”，當年冬季，朱瑞淳“積極”參加了廠裏進行大檢修的任務，他每天早來晚走，不顧冬天的寒冷，爬在機器上繪圖。人們看到朱瑞淳這種表現說：“小伙子工作真積極呀！”朱瑞淳在工作上做出了“成績”之後，就積極要求加入工會，三翻五次地向工會遞交申請書，結果也就被批准入會了。從此，朱瑞淳更加“積極”起來，在工作上表現了他的“才能”，股裏一共有兩個繪圖員，他比另一個繪圖員畫的又快又好，而他的“才能”也為領導上賞識、器重，重要圖紙交給他保管，股裏的鑰匙也交給他掌握。這樣，朱瑞淳在領導幹部的眼中就成了“得力的幹部”了。

朱瑞淳不光是在工作上肯幹，廠裏的其他活動他也都積極參加。他在業餘話劇組當導演，畫漫畫，寫標語也少不了他；他還找一些青年工人組織了一個繪圖學習班，由他担任教員。在學習小組裏他發言最多，他平時見人總是點頭哈腰，跟誰都說得來，因為他和大家嘻嘻哈哈的熟了，大家就送給他一個外號：“大